

新華日報

(報敵抗)

分五售零份每：價定 號〇七八第 刊創日一十月二十年七三九一
(內在賣郵)費計期按 (張大一版出日本) 區邊稅察青：址：地

整頓三風，這是全黨思想上的革命，是極細膩的思想關爭。

整頓三風，必須用正確的方法進行；像已經發現的絕對平均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必須糾正。

整頓三風必須正確進行

社論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三股陰風在我們黨內作怪多年，它給黨和我們黨和人民以無可估量的重大損失。現在，在我們黨內雖然已經只是一種殘餘，一種偏風，但是它仍然阻礙着我們某些部門的工作的開展和改進。毛澤東同志指示了它，號召全黨整頓三風而鬥爭。在這個號召之下，整頓三風的鬥爭已經開展起來了，這是我們全黨和全國人民應當慶幸的大事情。

一切鬥爭要對的進行才能成功，一切鬥爭尤其需要正確的進行才能成功。勇敢而不正確，不但不能成功，相反會遭到嚴重的失敗。勇敢與正確那個更重要些，正確是更重要些。

整頓三風可以用兩種方法，一種是正確的方法，一種是不正確的方法，即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三風，不僅不能整頓三風，相反的會做三股陰風的俘虜。

正確的與不正確的鬥爭方法，其第一個分別就在對事的態度。正確的鬥爭方法主張實事求是，有的放矢，因此必須清靜了了解對象的具體情況，必須了解什麼叫做三風。這就要細心研究一下毛澤東同志和康生同志的報告和解釋，再則，必須了解三風的具體表現，研究它的內涵和外延。經過這種研究之後，應射的則射，不射的則不射，不射的則不射，這就是對的鬥爭方法。不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不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正確的鬥爭方法與此不同，它或者根本不進行研究，就沒有資格說話，沒有資格放箭。

反對日寇搶掠壓榨

冀西敵佔區群眾暴動

敵偽的鎮壓連遭猛烈抗擊

華北敵佔區冀西一帶，敵偽軍隊紛紛暴動，反對敵偽「配給制度」和抽丁陰謀，情勢十分嚴重。××等村偽「民衆自衛團」百餘人，因不甘敵寇指使，在馬頭附近與敵發生衝突，結果敵寇死傷十餘人，該自衛團亦被迫於三月初由磁縣××地撤至臨漳附近。三月中旬南立公村敵偽軍隊與「偽民衆」之敵發生衝突，結果敵偽傷亡甚重，敵偽軍隊已撤出該地。三月中旬敵偽軍隊又至該村坐鎮，民衆憤恨之極，將偽軍隊打死。旋敵兵一小隊趕往鎮壓，民衆不服，雙方乃發生衝突，結果敵兵死亡一人，其餘敵兵而去。翌日，大敵軍隊往復報復，該村民衆因已全部逃匿，僅被燒房屋十數間。磁縣、彭縣、××等村民衆，表示反對敵偽「配給制度」與抽丁暴行，敵偽軍隊遂派兵前往鎮壓，雙方發生激烈衝突，敵偽軍隊死傷甚重，民衆亦有死傷。

紛紛來根據地開礦

魯中膠東煤礦正大量開採

新華社山東七日電：山東各地礦產極為豐富。淄川、博山、台兒莊等地之煤，金嶺鎮之鐵，膠東之金，均聞名全國。抗戰後，因我破壞，各礦場一時停產。敵偽在敵佔區所修之礦，產量亦未見增加。而我根據地之礦業，近年來在抗日政府協助扶植之下，漸趨發展。敵偽區礦工不願為敵工作，多逃回根據地，集合資本，自掘礦井，生產營業。當地士紳因見利思義，且有保衛本鄉土之責任，亦集股投資，開辦本地礦務。北海銀行曾發出大量貸款，獎勵發展。

日寇武裝走私

晉冀豫邊區周圍

華北新華社晉冀魯豫邊區五日電：敵偽在敵佔區武裝走私，近加緊經濟掠奪，近派兵出大批奸商實行武裝走私，致我稅務收入頗受極大影響。據武安北一縣統計，該縣稅務收入僅佔前數目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其餘均被敵偽武裝走私人員所劫。據稱平時我大部稅務人員均被敵偽武裝走私人員所劫，平時月，以致部份稅務人員，均被敵偽武裝走私人員所劫。

挺進南京近郊

關都鎮守敵全被殲滅

江南三日電：上月四日，我新四軍某部，以迅速動作挺進至南京近郊關都鎮，與敵激戰，敵守備兵百餘人全部殲滅，俘偽團長以下官兵十餘人，繳機槍二挺，步槍百支。

極受日兵歡迎

日本覺醒聯盟刊物

華北新華社晉冀魯豫邊區六日電：日本覺醒聯盟刊物「戰友」，時事新聞，等報紙極受各據點日本兵之歡迎。該支部書記水野氏經常接獲日兵索閱報紙之函件。太行山各地敵偽最近亦深以覺醒聯盟刊物之傳播為慮。日前敵偽曾頒發密文件，進行所謂「思想防禦戰」。

希特勒對德國民衆的不可掩飾的恐怖

沙斯拉夫斯基

殘破的耳鼓呼聲，他的調子變得更惡毒，更憤激，更狂妄與吸血化了！

他們這樣地和全歐洲民眾們相約着：凡是有意破壞我們的國筆者死！我們肯出法誅！我們要絞殺一切感覺天良有痛苦的人！我們要絞殺——一點不客氣的——一切感覺得不平的人！（重複地）反對我們的人，請到監獄裡去！列寧主義者的末日到臨了！我們要烙掉所有在前途途上的不平！死刑至上！我們要苦熬到最後！我們要採取一切必要的暴戾手段，我們要解除一切懸結！威脅着我們的，我們要威嚇他！

是不是波蘭民眾，已經叫希特勒匪幫驅向於飢餓，而仍不表示屈服？是不是南斯拉夫境內的忠勇的塞爾維亞人，一直和希特勒佔領者在浴血苦鬥着？正是因為這樣的事情，才使得希特勒的黨徒們發出如上的怒歎，使得他們沒有法子再相信成千萬的可以騎在他們的背上鞭打他們的歐洲民眾。他們對希特勒主義者的憎惡與憤恨，勝過了他們的恐懼，因而希特勒的毒語，不管是波蘭也罷，南斯拉夫也罷，我們的淪陷區也罷，是得不着了一絲絲的結果的。事實上這只是戈培爾博士對盟國民眾披靴心裏面的一些談話，立維的

材料罷了。而動輒得咎的，只是德意志的民衆，和希特勒主義者同甘苦的，只是德意志的民衆。絞架、刑罰也只是爲德意志的民衆準備下的。

至於爲什麼戈培爾以前只是要求德國人恭順地與
猶和地服從一切法律，而現在就變得要以絞架餉一切
德國的民衆了呢？這原故很簡單，就是——法西斯領
袖們，不再有更多的麵包喂養他們的民衆的結果。所
有的這些，死呀，絞架呀，刑場呀，暴戾的手段呀，
都是爲着大量地降低德國民衆食糧限制率的先奏曲
。而這個新限制率，從四月六日起，便要有效地施行
了。從此，德國民衆每人每天只能得着二百八十五公
分的所謂「麵包」，要看這個新限制令頒發下去以後
，所得到的民衆的反響，我們只要看上面戈培爾那一
大套，便全部瞭然了。假若你不明白在德國民衆間究
竟出了些什麼事情，那我們只可以保險地告訴你，這
一套死呀，絞架呀的威嚇，正是由於民衆間所的確發
生過的一些嚴重的事件而引起的。而這也正是事實。

不管希特勒想用怎樣一個大的監獄，把那些逼迫
成功的殺人越貨的事件，從別人的眼前掩蓋，儘管只
有很少的新聞叫人們了解到底德國民衆，現在是怎
樣在生活着。戈培爾那幾句話，已經足夠地反映出
德國的領袖們，是在爲着些什麼事情，而纔那樣地感
到不安。新限制令剛一頒佈，已經就有好幾個城市陷
入了驚動的狀態。柯恩、契尼茲、達索夫多，都先
後地發生了暴動。漢堡和其他幾個工業城市的工人，
都集體地抗議新限制令所限定的麵包量。無數起的婦
女頭額遊行，就在希特勒的黨羽們的面前舉行了，她

粉碎敵人「東亞解放」
這個狗屎貼金的招牌

們要求更多的麵包給孩子們。他們狂喊：『打倒這個可咀咒的戰爭！』這使得警察們束手，一直等武裝的兵士對羣衆們如臨大敵地開槍以後，遊行纔解散了！

戈培爾最近曾在『德意志』上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坦白白的自承。』（其實這個題目，要把它譯做『彼此心照的諷天』倒顯得更恰當一些。）在這篇文章裏，他其實只在威嚇的工作上，達到『坦白』的要求，他說，『假若德國要從現在就『台起』那麼，『台』的日子，便要有的是在後頭。』此外，他只不過『坦白地』做了些掩飾事實的工作罷了。他把當前的不可避免的飢饉，一齊歸罪於芬蘭，歸罪於『俘虜人』，歸罪於『冬天』。因為要去喂飢餓的芬蘭人，（只要你願意相信。）因為俘虜的口糧，使得德國民衆今天要忍飢受餓，這裏我想起了一個故事，一個磨坊主，因為『輪沒有水了，不能動，而却怨說：『水所以沒有了的道理，是因為小鵝把水都喝乾了！』德國人的說法，和這

爲着節省食糧，而不惜把成批的俘虜活活地餓死掉。現在我們再看看戈培爾所用來做「替換的羊」的「冬季」。——這個德國人眼裏最艱難的一個季節。希特勒預計圍攻與攻下莫斯科的陰謀，還在風雪還沒有降臨的十月間，就已經被紅軍粉碎了的。而一九四二年的三月底的今天，希特勒的隊伍，不還是在饑餓之中繼續著麼？「冬季」，再一個「冬季」！假若以前德國人會說過「俄國的冬季是個壞東西」的話，那麼現在就該輪着他們說德國的冬季更不是個好東西的了。

照德國的曆法說，現在應該是春天了，照寒暑表來說，也已經是春天了，然而戈培爾的頭腦，一直還是讓風雪打昏了的，在說，「我們知道若限制令頒佈了以後，日子是不會太好過的，因爲風雪，我們冬季的馬鈴薯還不能大批地往市場上運。（一）馬鈴薯只有在春天才能出現（二）」很明顯地，這種坦白，不過只是爲着掩飾希特勒的失敗而已。德國人恐怕還不太健忘吧，他們還該記得不久以前，德國政

這樣，德國人從烏克蘭什麼也沒有拿回去。

在西歐的佔領國裏，德國人是拚命隨地壓榨着一切。然而都一會有空乏的時候的，因此，隨着食糧的空乏，民衆的忍飢力，也達到了最高潮。希特勒主義者們，明白這個，也達出了這個，而想要把他們對民衆的忍飢力萬一耗盡了的時候的恐慌，假法掩蓋住。於是戈培爾機關開始又出一個新花樣，來庸斥所謂「奸商」，但究竟戈培爾的「奸商」，是個什麼樣子的東西？是誰呢？好，這猶戈培爾自己會標下一個好的定義。他說——「奸商就是在於大難當頭的時候，仍企圖着去塞滿他自己的肚子的人。」那麼現在什麼都清楚了，整個地法西斯德國赤裸裸地擺在我們眼前了。今天德國人中，只要一個想把他空空如也的肚皮塞滿了的人，便是罪魁，便該送上絞架，可是事實上今天德國，只有少數將從空肚子的老百姓那裏搜括來的東西填滿自己荷包的黑蛋們才是真正的好商，然而我們從沒有聽見說過有這樣一個

發的，在這一點上，戈培爾們還不够聰明，而是他們想到了：凡是上述的「奸商」，一面罵「奸商」來處罰他們，一面就利用「饑殺」來處罰他們，豈不要更省事多麼？

假若一個空肚皮——如戈培爾所說的——人，就是「奸商」，那麼全德國的勞苦大衆，便都成了「奸商」，而需要送上絞架了！戈培爾自己也證明這一點，他說過，「我們現在在赤貧的街上，看得見多少餓着肚皮的工人。」這些工人，在德國才是真正的飢餓階級，他們從事發生後，便一直沒有填滿過肚皮，而這個戰爭繼續一天，和希特勒黨徒把持德國政權一天，他們的肚皮，將永遠沒有法子填滿的。戈培爾以「死」來威脅着德國的勞苦大衆，他是有根據的，因為德國法西斯現在正對着德國的全民感到一種無可比擬的恐慌和不安。

這就是戈培爾親自製就的一幅逼真的德國素描，這就是讓希特勒值得竊據的德國的國內前線的一個全貌。

粉碎敵人「東亞解放」
這個狗屎貼金的

敵人在發動四次治強運動的今天，爲了要從政治上大做一番強盜買賣，就新製了一道金字招牌，叫做「東亞解放」。這個名字的實質是什麼意思呢？仍就是田中奏摺裏所謂的「征服支那」，「征服世界」這四個名字的合訂再版，就是日本要滅亡中國、滅亡東亞各民族的黨思；還是那一套狗屎貼金的臭玩意！

可是，閻錫還在敵人既是花了些些多功夫來創造這個招牌，其中究竟賣的是什麼藥呢？其實也很簡單，拿敵酋在「興亞院」講對華方針的話來說：就是要「力謀民心之收拾」，「使中華民國民族試去抗日意識」，「使中國方面與日本遂行大東亞戰爭益加緊密協力」。還有，大漢奸王揖唐在偽政委會二週年紀念的宣言上，供露得更加清楚：就是要「在華北脅敵人」，全力以固後方基地，便於使「友」邦出擊，「叫中國人及東方各民族保證敵人『絕無後顧之憂』」。再說得通俗一點：就是要咱們保證鬼

「放」

招牌

「定」

子放心大胆的來殺咱們的爹兄弟妻子及東亞各國的老百姓，還要咱們自己「傾全力」去幫着鬼子下手！

因此之故，敵人就得把自己洗得更乾淨一些，叫得更奸險一些，所以敵人對自己創造的而且使用了四年有多的「中日事變」，今天也竟感到是「不祥名詞」，而要「斷然加以廢止」；因此之故，所以敵人在很早以前就把它滅亡中國的陰謀叫做「中日親善」，把它的經濟掠奪手段叫做「經濟提攜」，將它要中國人當漢奸及自相殘殺的勾當叫做「共同防共」，指它要獨霸蹂躪的地方為「東亞共榮圈」，說它毀滅世界人類的罪行是「新秩序」……這一套奇妙的鬼子邏輯順序，發展下來，所欠的，就是差敵人還沒直說了當的說：「我日本鬼子來中國殺人放火，就是替你們消滅日本鬼子啊！」

敵人的「東亞解放」既然是這一套臭氣薰

天的貨色，所以用怪大漢奸干批唐的狗嘴叫得多麼『絕倒』，甚至將敵人的狗屎招牌恭維上天，變成『遼棠』，對之『感念殊深』，以至『無時或忍』，然而『殊屬憾事』的，就是中國老百姓的『態度』越發『冷淡』得很，在這『鬼子漢奸』的店舖門前，老是捏着鼻子，『不明大義』，可憐氣得連『賊挨唐』只好齒牙詛這些叫不上門的中國同胞，是『真莫大於心死』了。

其實，今天敵人的悲哀還不止就是這一點點，最要命的事骨子裏真多着呢！例如敵酋東條三月十二日在貴賓院裏，以至在陳軍節的演說裏，他把『是軍的赫赫戰果』說是吹得那麼大了，似乎他自己的『必勝信念』也該穩得住了，殊不知一不小心，就漏出了『吾人不可認為戰爭已經勝利，此不過戰爭之開始』的馬脚，甚至大大的招出了眼前『必勝的大東亞戰爭』，『真乃決一死戰也』這樣『不祥』的名字！那麼，可見這個『東亞解放』『實說』的買賣，不尤仍像那個老實像瓜杉山早會說過的『前途不能逆料』，而且眼下山窮水盡，烈火攻心的慘景，已够現本相了！所以敵人今天苦心孤詣的製造這道狗屎貼金的招牌，不僅是爲了裝裝门面，而且也是爲了壯壯胆子，雖然材料甚薄，但是終算『解放』二字還不失爲吉祥

的字眼。等於在「東亞解放」的皇軍臨陣之前，爲怕八路军槍子打穿了肚子，都喜歡在胸前佩帶二個佛咀爺符錄。可是，這種敵人不會想到，越是拚命叫賣「大贈送」「大犧牲」的買賣，越發叫人懷疑；雖然世界上的事物可以變化無窮，但是如果一隻老母猪也要把自己化裝成一個「絕代佳人」，豈不要叫人笑掉牙麼？

今天中華民國正爲着真正人類的解放事業，在浴血戰鬥，正和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和一切民主國家一起，在努力打倒人類的共同敵人。但是咱們真正的「東亞解放事業」，絕不是敵人「東亞解放」這些欺人惑世的字眼，絕不是如敵寇鈴木之徒所謂的「以日本爲主體」或「併併於日本勢力下」的「共榮圈」，敵人的「解放」也好，「國」弄也好，都是敵人滅亡中國，奴役東亞的罪惡營業！就是德意法西斯奴役全世界的幫兇！今天全世界上只要反對這種法西斯奴役的都是咱們的朋友，今天日本法西斯和德意法西斯強盜正奴役着毀滅着整個世界，正是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敵！那末，中國民族和東亞民族目前的神聖任務，就是要打倒敵人「東亞解放」這個狗屎貼金的招牌，就是要打死這個招牌底下的強盜！

——日本法西斯幫！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啟事

自四月一號起，本店在北岳區內，遷往新華書店北岳支店營業。原在該處之舊址，業已遷往他處。特此啟事。

新華書店北岳支店成立啓事